

● 中国现代作家探索丛书

张资平—— 人生的失败者

鄂基瑞 王锦园 著



07.42
4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中国现代作家探索丛书

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

邵基瑞 王锦园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311-2507

内 容 提 要

现代作家张资平一生浮沉,大起大落,从新文学运动的骨干,演变为恋爱小说专家,又堕落成汉奸文人,销声文坛数十年,其生平事略已鲜为人知。本书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史海勾沉,爬梳抉剔,以翔实丰富的资料勾勒出张资平戏剧性变化的文学和人生道路,在对他的恋爱小说、社会小说、宗教小说多层次、多角度的透视中,剖析了他的文学观、恋爱观和人生世界观,从而评价了他的创作得失,总结了许多引人为鉴的经验和教训。本书已列为《中国现代作家探索丛书》之一种,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张资平生平和创作的专著。

(沪) 新登字202号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责任校对 周冬招

张资平：人生的失败者

鄂基瑞 王锦园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875 字数112,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0—10,000

ISBN 7-309-00675-5/I·50

定价: 3.35 元

出版前言

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五四”以来的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建国之后，在这方面，特别是对革命、进步作家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对不少作家还存在完全忽视或评价不符实际的缺陷。弥补这一缺陷，应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当仁不让的职责。

基于上述想法，我们编辑了《中国现代作家探索丛书》。目的是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审视和评析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略尽绵薄。

目 录

一、生平：从新文学作家到汉奸文人……………1

1. 不中不西的畸形教育……………2
2. “浑浑噩噩的一个”……………6
3. 文学活动的开始……………12
4. 舞文弄墨的矿山经理……………17
5. 大学教员和少校编译……………23
6. 从创造社出版部到乐群书店……………29
7. “走红”的岁月……………34
8. “腰斩张资平”……………44
9. 汉奸文人生涯……………51
10. 内外交困……………60
11. 末日……………66

二、每况愈下的恋爱小说……………70

1. 追求者与屈从者……………70
2. 悲观态度与肉的气息……………75
3. 五彩标签与无耻堕落……………82
4. 不光彩的“回光返照”……………97
5. 恋爱哲学剖析……………100
6. 性心理描写的得失……………110
7. 历史的评判……………118

三、非恋爱题材小说面面观····· 129

1. 人道主义的怜悯与忏悔·····130
2. 留日学生生活的苦恼·····136
3. 穷教员的悲苦忧愁·····138
4. 对社会丑恶的暴露·····145
5. 自我选择的错误·····154

四、张资平小说中的宗教意识····· 157

1.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 ·····158
2. 上帝的仆人和教会的叛逆者·····164
3. 救赎观念及其他·····170
4. 宗教灵光的闪现·····178

五、芜杂的文艺观····· 181

1. 浪漫派作家? ·····183
2. 自然主义倾向的“写实”·····186
3. 推根究源·····191
4. 东摇西摆 出尔反尔·····196

六、结语:留给文学史的教训·····200

后记····· 207

一、生平：从新文学作家 到汉奸文人

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际会了形形色色的文人墨客，中国现代政治风云的变幻，又把他们推入斗争的漩涡、生活的熬煎之中。于是，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现实作出自己的反应。其中，有呼啸猛进者，有恋旧怀古者，有血洒刑场者，有卑躬屈膝者，有热情洋溢者，有冷眼观世者，有悲歌当哭者，有低吟浅唱者，有浪迹四海者，有书斋沉思者……他们姿态不同，声音各异，汇成了多音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交响曲。

很自然，我们特别注意那些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是一代文学的标志，他们的创作活动，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经验，成为后辈登攀艺术峰巅的路标；我们也注意那些给文学史增添了某些新鲜东西的作家，在题材开拓、艺术探索等方面，他们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给后来者种种有益的启迪。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开始注意到另一类作家，他们曾经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甚至红极一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稍纵即逝，甚至为人

们所不齿。研究这些作家，往往揭开了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某些我们知之甚少的侧面，引我们思考并吸取文坛浮沉中深刻的教训，立志于献身文学的人，则可以从这类人物身上，想到如何命笔、怎样做人的重大问题。

张资平就是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作家。作为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未尝不是新文学运动最初的骨干人物；作为恋爱小说作家，他未尝不是红极一时的文坛明星。但是，在汹涌激荡的历史浪潮中，他终于露出虚空的本质，化为一团肮脏的泡沫，了却其可悲的一生。

既已被历史淹没，今天的读者就难免对张资平感到陌生。那么，先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封，看看他留下的一串脚印……

1. 不中不西的畸形教育

一条梅江，在广东省东部蜿蜒流过。梅江一带，在清代称嘉应州，一度升为嘉应府，行政中心就在今天梅县。梅县东门外约四里，有一个叫“三坑约”的地方。这儿山不明，水不秀，风景平淡。

1893年旧历四月初九，张资平就出生在这里。

张资平的高祖在广州开设绸缎庄，发财致富，号称百万。他在梅县城内开了两间当铺，在三坑

约附近买了二三百亩田，建造了一群住宅，名“留余堂”。这儿聚居着他的2个儿子，8个孙子，24个曾孙，六十余个玄孙。张资平出生的时候，虽有留余堂遮风蔽雨，不致于受饥寒之苦，但这个大家族已经走到它的末路，千疮百孔，衰败不堪了。

尽管封建家族的气数已尽，但读书做官、金榜题名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张资平的祖父是一名增生，古稀之年尚未从科举梦中解脱出来，1901年科举落榜，在失望、穷困之中，带着永生的遗憾离开人世。张资平的父亲张绎皋当时正在南洋谋生，闻讯回家奔丧，流着眼泪翻阅老人留下的文稿，不得不面对一天连两顿稀饭都难以维持的严重局面了。

于是，失望的一辈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张资平5岁那年，父亲就为他破学开读《论语》。九岁进乡间的“张燕卿书馆”念私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馆舍原是当铺，名曰“公孚当”。学生们干脆用“公孚当”称呼这所私塾。张资平在这儿“典当”了2年光阴，换得的是几本死书。其父奔丧回乡后，迫于生计，在廖屋岗办了一所私塾，张资平也在那儿就读，到12岁时，已读完《四书》、《五经》、《战国策》、《唐宋八大家文选》等。当时，清王朝虽已临近末路，但科举制度僵而不死。风闻科举将要取消，张绎皋就想让儿子“赶末班车”，

连忙让他开笔学写“义”和“论”的八股文章，以便参加童子试，博个生员（秀才）资格，“一青其衿”。后因资平小楷不工，文笔滞涩，才放弃了这一打算。

私塾教育食而不化，张资平毫无长进，倒是一些小说闲书，培养了他对文学最初的兴趣。张资平自幼丧母，其父对他十分溺爱，夜晚孤灯之下，常给他讲些《子不语》、《聊斋》之类的故事。到七、八岁时，张资平听见堂兄弟讲《三国演义》，他也似懂非懂地翻阅起《三国演义》来了。随后，又陆续读了《封神传》、《西游记》以及《七剑十三侠》、《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等旧章回小说。到十二三岁，已读过《天雨花》、《小五义》、《红楼梦》、《花月痕》、《今古奇观》、《水浒》等作品。他善讲故事的名声也在远近流传开了。很自然，他也摹仿写一些章回小说，“遗帕遗扇惹相思”之类的文章。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推行学校教育。许多有钱的乡绅都把子弟送进县中学或省城学校，希图毕业后由清王朝授给一个廪、秀、贡生，直至翰林、学士之类的头衔，光宗耀祖。穷困的张绎皋无力送儿子入县中读书，又望子成龙，便心生一计，在1906年把14岁的张资平送进美国浸信会教士创办的免收学费的广益中西学堂，希望他日后能留学美国，像唐绍仪，伍廷芳等人那

样办洋务。为了能让儿子完成学业，张绎皋决意不教私塾，接受了广益中西学堂的聘请，担任该校的中国语文教员，后来还兼授数学。

张氏父子双双进教会学校，也使一些士绅子弟效法，当地的廪生、秀才等一批旧派顽固人物便深为不满，谩骂他们吃了洋教饭，当了洋奴，忘了祖宗。张绎皋只能置之不理。其实他何尝想皈依教会？他始终反对领洗礼、进教会，只不过迫于家境，不得已而利用教会学校，每月挣七元大洋维持生计，并给儿子找条出路罢了。

广益中西学堂里推行半中半西式的教育，学生既学儒家所推崇的传统典籍，也学简单的英语、地理、历史、数学，再加上《新约全书》、《赞美诗歌》，张资平的脑子成了一锅杂烩，耶稣和孔子混成一团，西方文化与传统观念犬牙交错。张资平就在这样的畸形教育中长大了。他接触到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民主观念，但知之甚浅，他脑子里的尊皇尊孔观念受到冲击，但远非克服。他在这儿受到宗教意识的熏陶，同时又目睹了教会内部的虚伪，发现宣教师们的言行，远不能和《圣经》的教条一致。”张资平后来思想性格中的严重矛盾，可以在广益学堂里找到最初的种子。

在广益学堂里读了三年，张资平对课程越来越不满意了。同时，看到“留余堂”里有些堂兄弟

仗着家境好能在官立学校读书，又十分的羡慕。每当族里一位举人伯父的儿子穿着官立中学的制服，耀武扬威地走回来，他便怀着妒恨远远地避开。他是多么希望能走出家乡的小天地，谋求远大的前程呵！在他父亲的疏通下，张资平获得了一次进省城投考测绘学校的机会，然而出师不利，名落孙山。第二年，即1910年夏，张资平又一次赴广州应试，考取了设在广州的两广高等警察学堂。他欣喜万分，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到省城去了。

2. “浑浑噩噩的一个”

两广高等学堂是一所三年制的学校，受广东巡警道领导，培养高等巡警人才。张资平踏进这所学校便大失所望。

原来，考入该校的学生，相当一大批是老童生、老秀才、老廪生，年龄比张资平大一倍以上，他们求学的目的，无非是想混个资格，作日后升官发财的阶梯。张资平终日混在一班老气横秋的同窗之间，感到十分的无聊。

至于课程，更使人乏味。现行刑律、刑法、国际公法等课，大多从日本法律教科书直接移译过来；有些名词也照搬不误。

最可笑的是学校还维持着对“皇上”的朝拜礼仪。开学那天，道台大人领着监督、教职员、学生，在三合土的地面上，向写有“今上万岁万万岁”、“摄政王万岁”的两个供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以后无论开学典礼或毕业式，都照行不误。在清王朝已经岌岌可危、行将就木的时候，这种仪礼在一般青年眼里已经带上滑稽的色彩。

然而，张资平并非头脑清醒、志向远大的青年，他后来自己承认，他也是“浑浑噩噩的一个”^①。他对学堂不满，同时又羡慕那些月薪二百大洋的教授们，一心想毕业后弄些钱，到日本去把招牌油漆一下，漆得光亮亮地回来，在巡警学堂或政法学堂弄个教授当当。他也曾冒名顶替作“枪手”，代别人去参加高等商业学校的入学考试，获得二百四十毫银钱，交纳饭费，缝制冬衣。他仍然沉缅于旧小说中，后来经人介绍，迷上了林琴南译的哀情小说《茶花女遗事》和《迦茵小传》，对《东方杂志》连载的《碎琴楼》也百读不厌。

就在张资平百无聊赖的时候，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时代终于来临了。1911年(辛亥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炮声震响了中原大地，各省纷纷响应。消息传到羊城，

① 《资平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3年。

时局动荡不定。张资平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随别人去香港“避难”。一星期后返回广州时，大清帝国的黄龙旗换成了民国的五色旗，大势所趋，他也断发剪辮，“咸与维新”了。但在他的心里，却担忧着学业可能荒废，对于革命，感到非常失望。

意外的是，这场革命给张资平带来了新的机会。为了建设民国，1912年，广东革命政府在廖仲恺、胡汉民等的领导下，决定选派留学生到欧美和日本深造。报考资格明文规定必须是“有功于民国”者，但鱼目混珠者也不少。在革命来临时逃难香港的张资平，此时化名张伟民，编造了一段“在潮汕光复时，跟着张醪村尽过义务，投过炸弹”的“光荣”经历，报名应试，凭他的小聪明，被录取为留日学生30名中的最后1名。冒险成功了，他早就想到日本把招牌油漆得亮亮的，却没有料到这时刻来得这么快！

1912年8月28日，张资平从香港搭乘法国邮轮启程东渡，当轮船向浩瀚大海驶去的时候，他也曾面向广州方向，在心里暗暗喊道：“别了，祖国！学不成名死不还！”然而，一时的精神亢奋，并不能根本改变他浑浑噩噩的基本心理状态，他还是那个张资平。

在神户登岸，几天之后到横滨，次年1月，插班进入同文书院二年级就读。他自恃官费留学，

经济宽裕、生活有保障，因此学习懒散，长进不快。1913年6月报考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因成绩不好落第，后又报考其他几所学校，都宣告失败。他也并不在意，在7月回国省亲，留学荣归，故乡父老另眼相看，使他得意非凡。后来风传广东省政府经济拮据，准备停发官费，要留学生自寻出路，张资平才觉得前程未可乐观，心急慌忙地认真读书备考，到1914年7月，考取了有官费保证的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次年9月，被日本文部省派往九州熊本县第五高等学校学习，1919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

在这些求学的岁月里，有几件事值得一提。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的时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袁世凯除对第5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消息传开，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留日学生也掀起罢课运动。留日学生总会假座神田美工代町的日本青年会馆开了一次大会，议决致电袁世凯，反对恢复帝制，坚决拒绝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张资平也卷入了抗议运动的潮流，与郁达夫等同学一起参加大会。1917—1918年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与段祺瑞军阀政府公开或秘密地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借款的协定，总称西原借款，目的在

独占中国主权、支持段政府扩大内战。留日学生因此又一次掀起罢课抗议的运动，张资平曾随一批学生回国请愿，在上海小客栈里住了两个星期，参加过一些集会。1916年他加入了以科学救国为宗旨的丙辰社(后改名为中华学艺社)，张资平身处异国他乡，不能不体会到弱国子民的屈辱辛酸，学习地质科学，不能不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肥腴的中国矿产的垂涎。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后，他发表于《学艺》杂志上的《所争者矿也》、《石油问题》等短文，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资源的不满和盼望祖国富强的心情。他说：“吾望国人稍牺牲其研究空理空论之时光，以从事研究物质文明，图早日与列强并驾齐驰也。无实力，虽新思想家，人道主义家，理想主义家，文学家，哲学家，盈天下，焉有用！”^①

在这些活动中，张资平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惊人的表现，他的思想言论也远非达到时代的前沿。从中可以看到的是，那些年汹涌澎湃的爱国潮流，毕竟也冲击着这个浑浑噩噩的人物，使他在某些时候略为清醒一些，想到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等重大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主观努力，走向更积极的一途，也并非不可能。然而张资

① 《石油问题》、《学艺》第10期(1921年4月)

平没有。他以往的经历与接受的教育铸成他专注于个人利益和情感的性格基调，使他终难幸免为“浑浑噩噩的一个”。

1917年夏，张资平第2次回国省亲，回日本后未及两个月，疾病缠身的老父亲便与世长辞。张资平从小丧母，与父亲感情深笃，闻讯之后如五雷轰顶，几欲自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恍惚，悲伤过度，难以自拔。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情由可原。但往下的发展就又浑噩起来。请看他的自述：

……父亲的逝世给了我一个最大的打击，真是达到了每读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便会泫然流泪，那样的悲哀，因此便起了一种发奋读书努力向上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性的苦闷和经济的压迫，又起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思想。这两种思想无时无刻不在胸中交战，结果在我的生活看见许多的矛盾。

(1) 在日本人商店里，教学徒们习英文。

(2) 进教会，做祷告。更进一步，还到上级的主教处，领了坚信礼。

(3) 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里去喝洋酒和侍女说笑。